

## 從種姓分劃的發展來探討婆羅門的人格

釋祖蓮

## 大綱

### 一、前言

### 二、社會階級制度的自然性與必要性

### 三、釋尊之前之種姓分劃

#### （一）種姓分劃的淵源

#### （二）晚期《吠陀》時代概況

### 四、釋尊時代種姓分劃概觀

#### （一）三種姓、四種姓、雙重系統的組合

#### （二）刹帝利在婆羅門之上

### 五、釋尊理想的階級制度 —— 種姓平等

#### （一）否定《吠陀》的權威

#### （二）善終與解脫但依德行

#### （三）種姓平等的具體落實 —— 僧團

### 六、《摩奴法典》時代之種姓分劃

#### （一）時代概觀

#### （二）「婆羅門至上」權威之定型

#### （三）壓制首陀羅之條規

### 七、結論

### 略語表

### 【參考書目】

## 一、前言

印度，是個充滿濃厚宗教氣息的國土。人民的生活，總是脫離不了宗教和文化。由於民族、語言的複雜性，加上不重歷史的民族性，所以，印度歷史的撰寫，十之八九都依據印度以外的文獻。對於印度歷史，種姓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一項。

本文以種姓分劃為範疇來作探討，其原因主要是種姓分劃與宗教、文化、政治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而婆羅門的種姓制度，深深地影響印度文化的發展，成為種姓分劃的依據。

其次，種姓制度至今仍然存在。從人性的立場，低種姓在面對如此不平等待遇時，必然有所反彈。那婆羅門如何去面對、壓制並作調整以鞏固其地位。本文的主旨，是透過不同時代的種姓分劃概況，來了解婆羅門的行為舉止。進而，對種姓制度的形成，能有確實的認識。

本文共分為七章，第二章的內容，是從一些史實來探討種姓分劃與社會、政治、人文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三章，是就印度種姓分劃而言，敘述釋尊之前的分劃概況。該章依據《吠陀》典籍來追訴其分劃的最初原貌。其次，以《梵書》（*Brahmanas*）、《奧義書》（*Upanisads*）典籍來探討其演變。第四章，則依據巴利文獻的記載，作為認識釋尊時代該分劃的實況。接著在下一章裡，敘述釋尊對當時種姓分劃的批判。其內容涉及到佛教和婆羅門就某些根本問題，所持的不同立場。最後，以《摩奴法典》的記載作為研究的文獻。本文之所以選擇該書，主要是其編輯的年代正是婆羅門帝國時代。同時，該書之所以稱為《摩奴法典》（*Skt. Manu Smṛti*），有極重大的意義。「摩奴」是雅利安人的創始者，有點類似亞當（Adam）的角色。由他所規定的一切（*Law of Manu*），必然就具有代表性與權威性。

由於時間的關係與參考文獻之不足，筆者只就幾個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文獻來研討，望能對「婆羅門」有所認識，故不圓滿之處，有勞師長及同學們予以指導與糾正。

## 二、社會階級制度的自然性與必要性

人類學家(anthropologist) Sir Herbert Risley 曾說：

在世界歷史上，每當某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之時，無論是透過強硬或漸次的

侵略，統治者往往將當地的婦女，引入為妻妾；然對自己的女兒婚嫁的對象，則僅限於自族。……從刻板或生理學的立場，社會階級制度不僅限於印度。<sup>1</sup>

Sir Risley也列舉了很多史實，如荷蘭占領錫蘭時期（Dutch Occupation of Ceylon 1656~1795）的史証。

其次，統治者為了易於維持社會的秩序和進行控制，所以有必要立定種種階級區別，如在職業上、司法上等規定。例如五世紀初，西羅馬帝國為了防止國家化解，上至參議員，下至崗亭的哨兵，其職務、地位都一一地固定。這就是所謂的“Theodosian Code”——狄奧多西法典。<sup>2</sup>當時的皇帝最棘手的事情，就是防止人民放棄世襲的職業，避免自由思潮的醞釀，甚至，連教廷的勢力也無法廢除此奴役。<sup>3</sup>

另外，將人民劃分為種姓的方法，不僅限於印度。埃及人(Egyptians)也由法律規定給每個人一種職業，父子相傳，禁止任何人有兩個職業，或者改變自己的職業。每一個階級，分配有一個特殊地區，不准不同階級的人在此定居。雖然職業屬世襲，但彼此間的階級和職業都受到尊重。那怕是最下賤的工作，也無人會輕視。因為，任何工作在他們眼裡，對公益都是有貢獻的。<sup>4</sup>這理想社會一旦實現，對於人民的福利、社會的安寧、國家的繁榮，均有極大的益處。

再舉幾個例子，如塞克羅普斯(Cecrops)把雅典人(Athens)分成四個部落或階級，而他們的偉大立法人梭倫(Solon)，支持這種劃分，並在幾方面予以加強。<sup>5</sup>又如努馬·龐皮利厄斯(Numa Pompilius)想結束薩拜恩人(Sabines)和羅馬人(Romans)之間的種族仇恨，將他們分成不同種姓(castes)和階級(classes)。這種政策的目的，是希望兩者一旦合併(amalgamation)，他們就忘記了民族區別(national differences)，只想到他們的階級和種姓。<sup>6</sup>

---

<sup>1</sup> *PI*, pp.273-4.

<sup>2</sup> 「Theodosian Code（狄奧多西法典）：收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以後羅馬帝國敕令法律所編成的法典。438年由狄奧多西二世公布。」——《牛津當代大辭典》，台北市，旺文社，1991，p.1897。

<sup>3</sup> *PI*, pp.270-2.

<sup>4</sup> *HMCC*, p.34; 方之譯《印度宗教與民俗》，p.55.

<sup>5</sup> 同上 p.35; p.56.

<sup>6</sup> 同上。

由此可知，社會階級制度是多方面的。可以從種姓、職業、司法，甚至宗教等來分劃與規定。就統治者的立場而言，有著政治上的必要性；倘若從人類文明的發展而言，則有著每個開化階段的自然性。因此，社會階級制度是極為古老，而又不限於任何區域與民族的。

### 三、釋尊之前之種姓分劃

#### （一）種姓分劃的淵源

印度種姓分劃是極古老而又複雜。婆羅門的四種姓（Skt.*Chaturvarna*）－婆羅門（*Brahmana*）、刹帝利（*KSatriya*）、吠舍（*Vaiwya*）、首陀羅（*Wudra*），也只不過是眾多分劃的其中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婆羅門這一制度（*Brahmanical Caste System*），對印度文化有著重大的影響，似乎成為印度種姓制度的定論。<sup>7</sup>

對於種姓分劃的淵源，學者的看法是各有其見。<sup>8</sup>其結論都有所保留，甚至認為「種姓制度的淵源，本質上，是無從解決的問題。僅能就現有的資料，多少加以推論」。<sup>9</sup>可是，他們都有個共識：「此制度是漸次而成的，我們絕不要設想在《梨俱吠陀》（*Rigveda*），甚至在《耶柔吠陀》（*Yajurveda*）中，這四種姓制度已存在」。<sup>10</sup>換言之，應當注意種姓分劃過程的自然性與必要性。

四種姓的分劃，依據最早的文獻，是記載於《梨俱吠陀》的「原人歌」（*PuruSa Sukta*）。如云：

<sup>7</sup> 婆羅門的四種姓制度，是根據「出生（種）」來分劃的。

<sup>8</sup> H. Resley, *PI*, p.262, 四種姓或可視為波斯（Persia）和埃及（Egypt）職業制度，與現代完整的印度四種姓制度之間的產物。M.Senart, *PI*, pp.267-9, 則認為這是雅利安人自然發展的產物。在該書裡，一般都認為此乃淵源於波斯。

<sup>9</sup> “(1)The Indian theory of caste was perhaps derived from Persia. It has no foundation in fact, but is universally accepted in India. (2)Castes can be classified onl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precedence, but no scheme of classification can be framed for the whole India. (3)The origin of caste is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an insoluble problem. We can only frame more or less plausible conjectures, derived from the analogy of observed facts.”---*PI*, p.277.

<sup>10</sup> VINS, vol. II, p.250.

當眾神以「人」為祭品，而進行獻祭時……當他們分割「人」時，「人」將被分割成多少部分呢？他的嘴、他的雙臂、他的雙腿和他的雙腳叫什麼呢？

婆羅門（*Brahmana*）是他的嘴；他的雙臂造出了武士（*Rajanya*）<sup>11</sup>；他的雙腿變成為吠舍（*Vaiwya*）；他的雙腳生下了首陀羅（*Wudra*）。<sup>12</sup>

這頌詩雖有記載四種姓的分劃，然由於此頌詩的編輯較晚，所以不足以採信。<sup>13</sup>其次，像這類的神話敘述，《梨俱吠陀》中彼彼皆是。雖然如此，《梨俱吠陀》卻提供了關於雅利安人生活的證據。<sup>14</sup>

雅利安人（*Aryans*）是外來的民族，經阿富汗（*Afghanistan*）而侵入印度西北，曾與當地土族— 荼盧毗（*Dravidian*）發生鬥爭。<sup>15</sup>結果，雅利安人戰勝，並把敵人視為達薩人（*Dasas*）。<sup>16</sup>由於他們膚色較黑和臉型扁平，不同於雅利安人膚色白皙和輪廓清楚的相貌，所以他們多數為統治者的奴隸，以「首陀羅」（*wudra*）之稱被納入社會。<sup>17</sup>其次，又有劃分雅利安人為「再生族」的種姓（第一生是自然的降生，再生是引進來種姓身份），包括利帝利、婆羅門和吠舍；而首陀羅被視為「一生族」。<sup>18</sup>這兩種民族主要區別是膚色，達薩人較黑，並且屬於一種相異文化。種姓的梵語為 *varna*，意譯為「顏色」。<sup>19</sup>這時期，種姓的膚色被強調了，並且最終深深地扎根於印度北部的雅利安文化中。

在《梨俱吠陀》VIII.35.16-18，有三種姓分劃（*Brahmana*、*kSatram*、*viwah*）的記載。若除去異族（達薩＝首陀羅），其實，雅利安人剛進入印度時，他們劃分為三個社會階級：武士或貴族（*Rajanya*或*Ksatriyas*）；祭司（*Brahman*）；平民（*viwah*

<sup>11</sup> 《印度古代文明》p.34, 註4, 在早期資料中，武士和貴族被稱作「*rajanya*」。「*Kshatriya*」專門名詞的使用是在較後的時期。另外見VA, p.391.

<sup>12</sup> 《印度古代文明》p.24.；參見VA, p.388.

<sup>13</sup> VINS, vol. II, p.248.

<sup>14</sup> HAI, p.28；《印度古代文明》p.33 註2。

<sup>15</sup> AI, p.32；《印度古代文明》p.15；《印度思想文化史》p.51；HAI, pp.26-7.

<sup>16</sup> 《印度古代文明》p.19.

<sup>17</sup> HAI, p.30-1；VA, p.390.

<sup>18</sup> 黃懺華著《印度哲學史綱》p.6.

<sup>19</sup> 《梨俱吠陀》記載各種顏色所表徵的內容——參見VINS, vol. II, pp.246-7.

= *vaiwya*)。<sup>20</sup>這「三分」不存有種姓的意識，僅僅便於社會和經濟的組織過程。同時，婆羅門在《梨俱吠陀》時代，也有因貧窮而從商的例子。<sup>21</sup>可見，職業並非世襲。因此，依世襲來劃分四種姓，決非雅利安人於印度北部期間形成的。

## (二) 晚期《吠陀》時代概況

晚期《吠陀》時代 (Later Vedic Period)，約西元前1000年 ~ 600年間，<sup>22</sup>是雅利安文化逐漸向東遷移，以拘薩羅 (*kowala*)、*kawi*、毗提訶 (*Videha*) 為雅利安人的文化中心。這時期的摩竭陀 (*Magadha*) 及 *Avga* 還未溶入雅利安文化。<sup>23</sup>甚至，被傳統婆羅門嫌惡，視為 *Vratyas*。<sup>24</sup>

社會階級如上一章所述，是雅利安人以「膚色」來區別原住於北印的茶盧毗人。然，隨著各部落的更長久的定居，導致了生計操作的一種變化。他們從放牧牛群到從事農耕，特別是隨著鐵器的使用，<sup>25</sup>開墾土地已不再是艱巨的任務。<sup>26</sup>有些耕犁作業甚至需二十四頭水牛才能完成，農業的發達可想而知。轉化為農耕自然導致了範圍更廣的職業，如馭者 (*charioteer*)、農夫 (*farmer*)、馬車製造者、耕犁製作者等，都一一出現。<sup>27</sup>由於土地的開墾，來自森林的可得木材不斷增加，所以，木匠便成為有利可圖的職業。

<sup>20</sup> Vis, *f.*= 'subjects', 'people', 'troops'; (in the same of those who settle on the soil; *sg.* Also 'a man of the third caste', 'a *Vaiwya*')--- Williams, M.M.,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989 ; VA, p.389.

<sup>21</sup> RV.i.112.11, *Dirghwravas*.

<sup>22</sup> HAI, p.41 ; 關於「吠陀、梵書、奧義書」，參見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著，高觀盧譯《印度哲學宗教史》台灣商務書局，1971年；厚觀法師《印度佛教史》（原始佛教）講義，1997.10.13.

<sup>23</sup> 同上 p.41-2.

<sup>24</sup> 同上 p.47-8 ; 「卑賤な人間，放浪者。」---《梵和大辭典》p.1302.

<sup>25</sup> 同上 p.50-1.

<sup>26</sup> 同上 p.33-5.

<sup>27</sup> 同上 p.50.

其次，沿著恒河流域的天然通道，農業也引向交易。許多較高庶的地主，僱用他人來耕作土地，自己便有更多時間和資本，來從事貿易活動。因此，商人團體迅速地成長起來。社會階級的分劃，已逐漸從「膚色」而轉向於「職業」。<sup>28</sup>

這時期的種姓階級，有如下幾種：<sup>29</sup>

四種姓：

1. *Brahmana, Rajanya, Vaiwya, Wudra*
2. *Brahmana, Kstriya, Vaiwya, Wudra*
3. *Brahman, Ksatra, Wudraryau*
4. *Brahman, Rajanya, Wudra, Arya*
5. *Brahman, Rajanya, Vaiwya, Wudra*
6. *Brahmana, Rajan, Viwya, Wudra*
7. *Deva, Rajan, Wudra, Arya*
8. *Brahman, Ksatra, Viw, Wudra*
9. *Brahmana, Ksatriya, Vaiwya, Candala*

三種姓：

1. *Brahmana, Rajanya, Vaiwya*
2. *Brahman, Ksatram, Viw*
3. *Brahmana, Rajan, Wudra*

雖然，名稱上稍微有些不同，可是，其內容大同小異。如將上述歸納起來，可有以下四類：

- 1、婆羅門 —— *Brahmana*；*Brahman*；*Deva*（人即神）
- 2、刹帝利 —— *Ksatriya*；*Ksatra*；*Rajanya*；*Rajan*（國王）
- 3、吠舍 —— *Viw*；*Vaiwya*（從商）；*Arya*

<sup>28</sup> 'A steady progress by which caste after caste was formed, occupation being an important determining feature, just as in modern times there are castes bearing names like *Gopala* ( cowherd ) *Kaivarta* or *Dhivara* ( fisherman ) & *Vanij* ( merchant )'---VINS, vol. II, p.266 ; cf. Buhler, *SBE*, vol. 14, XXXVIII, XXXIX. ; VA, p.466.

<sup>29</sup> VINS, vol. II, pp.252-3.



#### 4、首陀羅 —— *Wudra* ; *Candala*

隨著生活穩定，經濟發達，婆羅門意識到這種社會劃分的意義，以及至高無上的權威可以授予最高的種姓。因此，他們對種姓劃分給予宗教上的認可。他們蓄意提升自己的地位，自稱「受神所祐」，具有神力，「只要有昔日婆羅門的咒語，百毒纏身即當解」。<sup>30</sup>甚至，進展到婆羅門即「神的人格化」（*Human Gods*）。<sup>31</sup>既然是神的人格化，唯他們才能充當人神間中介的祭司，執行任何祭祀，接受一切供養（*daksina*）。<sup>32</sup>同時，藉著平民盲目的宗教情操，把神（*divine*）也從「膚色」而加以劃分。<sup>33</sup>

祭祀的季節，也隨種姓的不同，而有差別。如春季屬婆羅門；夏季屬刹帝利；雨季屬平民（吠舍）。<sup>34</sup>另外，像喪禮及崇奉的神，也依種姓而有所不同。<sup>35</sup>更難以理解的，如《阿他婆吠陀》V.17.8. 記載：

縱使某個婦人有十位非婆羅門種的前夫，單婆羅門一人，只要握住她的手，便成為她的丈夫。<sup>36</sup>

婆羅門這種特權，是不見於《梨俱吠陀》的。這些舉止全是婆羅門為了強化四種姓的分劃，透過宗教信仰而條約規定的。他們的欺詐行為不只於此，更藉著政治手段來達成「婆羅門至上」。在當時，國王身邊有兩個重量級官員：一者、軍事指揮官（*senani*）；二者、*Purohita*（國師）。<sup>37</sup>德國學者Oldenberg指出，*Purohita* 其實是以前的 *Hotr*，負責讚誦極重要頌詩的梵唄者。婆羅門（*Brahman*）是在《梨俱吠陀》之後，與 *Purohita*

<sup>30</sup> AV, VI.12.2, *SBE*, vol. 42, p.29; p.175; p.179 ; *Br. Up.*, III.5.1., *SBE*, vol. 15, pp.129-130.

<sup>31</sup> “Verily, there are two kinds of gods; for, indeed, the gods are the gods; and the Brahmins who have studied and teach sacred lore are the human gods.”---*WBr*, II.2.2.6, *SBE*, vol.12, p. 310.

<sup>32</sup> *WBr*, XIII.7.1.13-15; *SBE*, vol. 44, pp.420-1.

<sup>33</sup> Agni, Brhaspati etc. were regarded as Brahmanas, Indra, Varuna and Soma the Ksatriyas, Rudra, Aditya and Viwvedevas the Vaiwyas and Pusan etc. *Wudras*, ---*BAI*, p.7, footnote 7.

<sup>34</sup> *WBr*, II.1.3.5; *SBE*, vol. 12, p.290.

<sup>35</sup> *WBr*, XIII.8.3.11; *SBE*, vol. 44, p.435 ; *WBr*, XIII.6.2.10; *SBE*, vol.44, p.409-410.

<sup>36</sup> AV, V.17.8; VA, p.412.

<sup>37</sup> 《印度古代文明》p.22.

合併，並成為國王的精神領袖。<sup>38</sup>國王平時的作息如睡覺、做夢及咳嗽，他都有特定的咒語讓國王持誦，以保平安。<sup>39</sup>甚至，戰爭的勝利與否，取決於他的祈禱。<sup>40</sup>

除此之外，當婆羅門與其他種姓打官司時，國王一定要支持他。否則，即與自己做對。<sup>41</sup>這樣的條規，難免會引起其他種姓的反彈。狡猾的婆羅門當然意識到這點，故明文規定：「殺害婆羅門是一件十惡不赦的罪行（a heinous crime），贖罪須作馬祭（horse sacrifice）」。<sup>42</sup>

在雅利安人的五大動物祭祀中，馬祭是僅次於人祭。由於馬群對雅利安人來說，是稀有而重要的動物。因此，馬祭不是一般平民能付得起的。<sup>43</sup>換言之，保障了婆羅門自身的安全。

總之，婆羅門利用宗教與政治的手法，擴大自己的權益，以篡奪第一級的地位。「婆羅門至上」的權威，已開始萌芽，並深深地影響印度文化的發展。

## 四、釋尊時代種姓分劃概觀

### （一）三種姓、四種姓、雙重系統的組合

釋尊時代也可說是「反傳統婆羅門」時代。<sup>44</sup>隨著東方沙門集團的興起，婆羅門的哲學、社會階級制度等，正面對重大的考驗。本章，依據巴利文獻的記載，來說明當時種姓分劃的情形。

在巴利文獻中，種姓分劃之類別大致有三：一者、「三種姓」—刹帝利（*khattiya*）、婆羅門、居士（*gahapati*）。二者、「四種姓」—刹帝利、婆羅門、吠舍（*vessa*）、

---

<sup>38</sup> VINS, vol. I, pp.113-4.

<sup>39</sup> AV, IV.5; SBE, vol. 42, pp.105-6 ; AV, VI.45; SBE, vol. 42, p.163 ; AV, VI.105, SBE, vol. 42, p.8.

<sup>40</sup> AV, XI.10.18; SBE, vol. 42, p.128 ; AV, III.19; VA, p.413 ; WBr, IV.1.4.6; SBE, vol. 26, pp.270-1.

<sup>41</sup> Tsam, II.5.2; BAI, p.8.

<sup>42</sup> WBr, XIII.3.5.3; XIII.3.1.1; XIII.5.4.1; SBE, vol. 44, p.340; p.328; p.396.

<sup>43</sup> BRCRAI, p.12.

<sup>44</sup> BAI, pp.12-9.

首陀羅 (*sudda*)。三者、「雙重系統的組合」一卑 (吠舍、首陀羅)、貴 (刹帝利、婆羅門)。

「三種姓」分劃如經云：

復次，大德！我(末利)於王家，亦有刹帝利女，亦有婆羅門女，亦有長者女，我對彼等揮主權。<sup>45</sup>

卿迦旃延！以何因、何緣，刹帝利與刹帝利諍；婆羅門與婆羅門諍；居士與居士諍？<sup>46</sup>

有時候「三種姓」更加上「沙門」(*samaṇa*)如：<sup>47</sup>

刹帝利者欲求財物，以慧為近行，以軍為所托……

婆羅門者欲求財物，以慧為近行，以真言為所托……

居士者欲求財物，…，以工巧為所托……

沙門者欲求忍辱柔和，以慧為近行，以戒為所托……

沙門，是棄捨家庭，遊行四方，過著乞食延命的生活。若就社會的正常運作，則還是「三種姓」：刹帝利→君臣；婆羅門→負責宗教事務；長者→負責國家經濟。*Gahapati* (Skt. *grhapati*)，英譯巴利聖典譯為“householder”即家；家長。由於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全操控在他們手中，所以也叫「資產家」。<sup>48</sup>

第二類——「四種姓」，如《中部·90經》記載：

世尊！有此等之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世尊！此等之四姓有差別耶？有區別耶？<sup>49</sup>

---

<sup>45</sup> AN, II, pp.204-5 ; GS, vol. II, p.217 ; 《南傳》20冊，332頁。

<sup>46</sup> AN, I, p.66 ; GS, vol. I, p.61 ; 《南傳》19冊，89頁。

<sup>47</sup> AN, III, pp.363-4 ; GS, vol. III, pp.258-9 ; 《南傳》22冊，96~98頁。

<sup>48</sup> 《パ-リ語佛教辭典》315頁；SDEB, pp.65-93.

<sup>49</sup> MN, II, p.128 ; MLS, II, p.310 ; 《南傳》11冊，138頁。

在當時，這種分割，已明顯有「婆羅門最尊」的意味。如《中部·96經》記載一段鬱瘦歌邏（*Esukari*）婆羅門與釋尊的對話：

尊者瞿曇！於茲，婆羅門對此婆羅門之設施奉事言：「婆羅門應奉事婆羅門，剎帝利應奉事婆羅門；毗舍應奉事婆羅門；首陀應奉事婆羅門。」尊者瞿曇！斯為婆羅門對婆羅門之設施奉事。<sup>50</sup>

像這樣的不平等待遇，常見於婆羅門聖典（*Brahmanical Texts*）。<sup>51</sup>這些聖典都強調：「奉事越高貴的種姓，彼所獲功德越大」。<sup>52</sup>這類強制的『設施奉事』，並無任何宗教道德基礎，僅為了達到『婆羅門至上，至尊』的目的。因此，為東方沙門集團之一的佛教，也表示不以為然。如釋尊說：

諸婆羅門不顧沙門、婆羅門之不承認，而設施此等四種奉事。婆羅門！我不對一切之人說應奉事，我亦不對一切之人說不應奉事。婆羅門！奉事時，因奉事而生惡，非勝善，則我不說應奉事其人。然婆羅門！奉事時，因奉事而生勝善、無惡，則我說應奉事其人。<sup>53</sup>

釋尊以為，奉事與否不應該依「種姓」來決定，而是依「因奉事所得善、惡」為準則。其實，往昔的四種姓，是為了某個意義而分割的。每個種姓都有他特定的職責。這是經由慎慎評估而推選出來的。如《長部·起世因本經》記載：<sup>54</sup>

婆悉吒？摩訶三摩多<sup>55</sup>是「依全民選出者」之意；於是「摩訶三摩多」則被稱作第一之慣用語。婆悉吒！剎帝利是「農場主」之意；於是剎帝利則被稱作第二

<sup>50</sup> MN, II, pp.177-8 ; MLS, II, p.366 ; 《南傳》11冊，190~191頁。

<sup>51</sup> *Gautama Dharmasutra*, SBE, vol. 2, p.230 ; *Vasishtha Dharmasutra*, SBE, vol. 14, p.11 ; *Baudhayana Dharmasutra*, SBE, vol. 14, p.199.

<sup>52</sup> *Apastamba Dharmasutra*, SBE, vol. 2, p.2.

<sup>53</sup> MN, II, p.178-9 ; MLS, II, p.367ff ; 《南傳》11冊，191~192頁。

<sup>54</sup> DN, III, pp.93-96 ; DB, III, pp.88-92 ; 《南傳》8冊，86~88頁。

之慣用語。…王是「依法令他人喜悅」之意；…如是，此剎帝利是依往昔初生之辭句而應用其名，…婆羅門是「除掉惡不善法」之意。…吠舍是「行結婚生活，從事種種事業者」之意，…首陀羅是「以狩獵為業，又以雜事為業」之意；由此，首陀羅成為慣用語。

從以上的引文，不難得知四種姓的意義。這當中並無「下種姓應奉事上種姓」的施設。因此，「四種姓之施設奉事」，可謂婆羅門的追求至高無上的企圖。

另外，此經也有個極重要的記載。這部經的緣起是兩位婆羅門—婆悉吒（*Vasettha*）與婆羅墮（*Bharadvaja*），到釋尊所，懇求出家為沙門，如云：

世尊言婆悉吒曰：「汝等甚為優異，生於婆羅門及在婆羅門之系統，欲出婆羅門種族之家庭生活而入無家之生活。婆悉吒！婆羅門對汝等不非難罵詈耶？」

「實然，尊者，婆羅門實以特有之罵詈，充分非難我等，而不停地罵詈。」尊者！婆羅門如是言：「婆羅門種是至上之種族，其它是卑劣之種族也。唯婆羅門白皮膚，其他是黑皮膚，唯婆羅門是純粹，非婆羅門即不然；唯婆羅門真正梵天之子，由其口生，由梵天所生，梵天所造，梵天之相續人也……」<sup>55</sup>

由上引文，大略可歸納如下兩點：

- 1、依「膚色」（*vanna*）來分劃種姓，在當時已被自私的婆羅門採用。這分劃的動機，是有異於「往昔之事實」的。
- 2、「婆羅門至上」的權威還在醞釀。

對這樣的種姓階級的發展，東方沙門集團（heterodox sects）的興起，並非偶然。這或許意味著不平之聲開始響起了。

第三類——「雙重系統的組合」（two-tier system）是見於《中部·90》。經中記載波斯匿王與釋尊的一段對話：

世尊！有此等之四姓：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世尊！

<sup>55</sup> “*Maha Sammata*. Name of a famous king in the beginning of time, who was the first king of the Solar race, and the legendary ancestor of many lines of kings (among others of the kings of the Sakiya clan).”---DB, III, p.88, footnote 1.

<sup>56</sup> DN, III, pp.81-85 ; DB, III, pp.77-82 ; 《南傳》8冊，75~79頁。

此等之四姓有差別耶？有區別耶？

大王！此等之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大王！此等之四姓中，二姓即刹帝利與婆羅門為最上。即彼具有被稱為敬禮、起迎、合掌、敬業之價值。

世尊！我非向世尊問現法之事，我乃請問未來之事。<sup>57</sup>

「二姓即刹帝利與婆羅門為最上」也意味著毘舍與首陀為下劣。釋尊的回答是「現法之事」（here & now），正反映當時的種姓分劃，有上、下或貴、卑之別。另外，《律藏》更詳細把「種」（*jati*）、「名」（*kula*）、「姓」（*gotta*）、「行業」（*kamma*）、「職技」（*sippa*）、「相」（*linga*）、「稱呼」（*akkosa*），依卑、貴來加以敘述。如云：<sup>58</sup>

種者，有二種：卑種與貴種。卑種者，旃陀羅種、竹師種<sup>59</sup>、獵師種<sup>60</sup>、車師種<sup>61</sup>、除糞者種<sup>62</sup>，此等名為卑種。貴種者，刹帝利種，婆羅門種，此等名為貴種。

名者，有二名：卑名與貴名。卑名者，阿蛙康那加<sup>63</sup>、奢蛙康那加、單尼達加、沙義達加…貴名者，與佛、法、僧有關連者…

職技者，有二技：卑技與貴技。卑技者，籠技、陶技、織技、皮革技、理髮技等，…

從以上引文，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車師種」（*rathakara*）在《律註》、《相應部註》、《增支部註》、《本生經》等，卻被解釋為“*cammakara*”（皮革技）。<sup>64</sup>然，此處「皮革技」屬「卑職技」而「車師種」屬「種」（出生義）。英國學者Rhys Davids 意識到佛典中的*Venas*（竹工）、*Nesada*（獵師）*rathakara*（車匠），是屬於部族的職業。由於在部落裡，兒子繼承父業是極自然之事，所以職業與「出生」似乎相等。這些部族至今已成為種姓階級之一，然在當時，並無所謂以「出生」來劃分其

<sup>57</sup> MN, II, p.128 ; MLS, II, p.310 ; 《南傳》11冊，138頁。

<sup>58</sup> BD, II, pp.173-8 ; 《南傳》2冊，7~8頁。

<sup>59</sup> Bamboo-plaiter or basket-weaver, *vena*.---BD, II, p.173.

<sup>60</sup> hunter or trapper, *nesada*.---同上。

<sup>61</sup> Cartwright or carriage builder, chariot maker, *rathakara*.---同上。

<sup>62</sup> Refuse-scamenger, *pukkusa*.---BD, II, p.174.

<sup>63</sup> 以下皆是奴隸之名。---同上。

<sup>64</sup> BD, II, pp.173-4, footnote 7.

身份與職業。<sup>65</sup>例如，當時的婆羅門雖出生即婆羅門種，可是他們的職業並非僅是祭司，也有醫師、商人、屠牛者等。<sup>66</sup>因此，Rhys Davids認為在當時並無所謂的「如此如此生＝如此如此職業」（such-and-such a birth follows such-and-such a trade）的規定。換言之，職業在當時還未成為世襲。

二、在此處的分劃中，依「種」（生）來區別卑、貴，並無吠舍及首陀羅！另外，根據《律註》：卑名者的阿蛙康那加、暑蛙康那加等，都是奴隸之名。<sup>67</sup>奴隸在當時多為傭人，其待遇並不差。然，人數並不是很壯大。<sup>68</sup>

對於上述，Rhys Davids 作了一個結論：「印度階級的中心——婆羅門至上，還未定形。無論用何種名言來稱呼，種姓制度（在當時）並不存在」！<sup>69</sup>

## （二）刹帝利在婆羅門之上

在巴利文獻中，刹帝利的地位始終在婆羅門之前被提起。<sup>70</sup>如說：「有此等之四姓：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此等之四姓中，二姓即刹帝利與婆羅門為最上」<sup>71</sup>、「貴種者：刹帝利種、婆羅門種」<sup>72</sup>。這樣的編排決對不是編輯者的傑作。在當時，刹帝利種確實比婆羅門殊勝，如《阿摩晝經》記載：<sup>73</sup>

阿摩羅！如是不論女與女之比較、男與男之比較，刹帝利為優而婆羅門為劣！

刹帝利雖犯如是最上罪，刹帝利尚為優，婆羅門為劣者。

<sup>65</sup> DB, I, pp.96-107.

<sup>66</sup> Jat, Book XIV, No.495, *Dasa-Brahmana-Jataka*, Jat, IV, p.227ff.

<sup>67</sup> 參照 BD, II, p.174, footnote 2.

<sup>68</sup> DB, I, p.101.

<sup>69</sup> “The caste- system, in any proper or exact use of the term, did not exist.”---DB, I, p.101 ; 又 U. Chakravarti : “The idea that all these strands can be woven into a comprehensive system with birth, race, occupation & service being accommodated in it clearly does not exist in the Buddhist Texts. This was probably because at the time of the Pali Canon, caste was in an embryonic state. It wa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ormulated & did not yet have all the features that it was to exhibit later.”---SDEB, p.113.

<sup>70</sup> 參照 Jataka, IV, p.127, footnote 2.

<sup>71</sup> MN, II, p.128 ; MLS, II, p.310 ; 《南傳》11冊，138頁。

<sup>72</sup> Vin, IV, p.6 ; BD, II, p.174 ; 《南傳》3冊，7頁。

<sup>73</sup> DN, I, pp.98-99 ; DB, I, pp.119-122 ; 《南傳》6冊，111-113頁。

人人尊種姓，刹帝利最勝；人天之眾中，智德人最尊。

刹帝利雖犯惡罪，可是還不失其種姓地位！對此，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德國學者Max Weber曾說：「在佛教之前，凡被刹帝利所占領的地區，他們都不承認婆羅門有與他們同等的地位」。他認為婆羅門雖主張「婆羅門至上」，可是與現實不符。<sup>74</sup>

另外學者Oldenberg 注意到 *Watapatha Brahmana* 所記載，在毗提訶（*Videha*）的吠陀文化，僅是傳統婆羅門在*Kuru-Pabcala* 國的分支。因此，他認為當時的拘薩羅（*Kowala*）或毗提訶（*Videha*），甚至摩竭陀（*Magadha*），都還未「完全婆羅門化」（*Fully-Brahmanized*）。<sup>75</sup>這一推論是極為合理。筆者發現到《長部·起世因本經》的記載，正反映雅利安人從西北往東遷移的史實。<sup>76</sup>「摩訶三摩多」是刹帝利王族系譜中的第一位國王，象徵「開山祖師」；而「刹帝利是『農場主』之意」，正意味著一般的老百姓。因為，雅利安人是屬「以養牛為生的半游牧民」。<sup>77</sup>「王是『依法令他人喜悅』之意」可視為部落的領導人，負起該部落的保護。<sup>78</sup>「婆羅門是『除掉惡不善法』之意」，指負責一切宗教事務的宗教師。「吠舍是『行結婚生活，從事種種事業者』之意」，指從事商業貿易之人。以上所述都屬雅利安人，而首陀羅是『以狩獵為業，又以雜事為業』之意」，指當時的原住民部落。由於民族的複雜性，所以自然是「以雜事為業」。這些記載，表示雅利安人早期定居摩竭陀等地區的情形。因此，「以重家系等人中，刹帝利族為最勝」是理所當然之事。<sup>79</sup>

從上面的引述，本章的結論是：

- 1、在當時婆羅門，不一定專指祭司，他們也有從事其他行業的。
- 2、種姓分劃主要是依「膚色」來分別而非「出生」。充其量，依「出生」來劃分是當時多數原住民的情形。
- 3、從刹帝利殊勝過婆羅門的記載，可見佛世還是屬於雅利安人早期定居恒河中流的時代。
- 4、婆羅門的四種姓制度還在成熟的階段。

<sup>74</sup> *RI*, p.125.

<sup>75</sup> *Buddha*, p.400.

<sup>76</sup> 參照本章第一節。

<sup>77</sup> 《印度古代文明》p.20；*HAI*, p.33.

<sup>78</sup> 《印度古代文明》p.21.

<sup>79</sup> *DN*, III, p.98；*DB*, III, p.94；《南傳》8冊，90頁。



## 五、釋尊理想的階級制度 —— 種姓平等

### （一）否定《吠陀》的權威

婆羅門自認為他們是種姓中最尊、最貴，如說：「唯婆羅門為梵天真正之子，由其口中生，由梵天生，是由梵天所造之梵天嗣子。」這段文字，是出自《梨俱吠陀》（*Purusa Sukta*）「原人歌」裏。由此，便與其他種姓形成上、下；尊、貴；優、劣之相對局面。釋尊在面對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怪象，獨具慧眼地從根本上去拔除，即否定「吠陀」的權威。如《三明經》記載：<sup>80</sup>

尊！瞿曇！凡所有之婆羅門，阿達利耶婆羅門、提提利耶婆羅門、旃都伽婆羅門、旃達瓦婆羅門、梵行婆羅門說種種道，但求解脫婆羅門等，各行此等之道，能得與梵天合一否？…

婆悉達（*Vasettha*）！汝言：彼等能與梵天合一否？

尊，瞿曇！我說：彼等能得解脫，而與梵天合一。……

然者，婆悉達！通達三明之諸婆羅門中，有何婆羅門親見彼梵天否？

尊，瞿曇！不！實無其人。……

然者，婆悉達！於通達三明之諸婆羅門中，有創造咒文，讚歌之古仙人。今之三明婆羅門，唯依此等古仙人遺下之咒文、讚歌而讀誦，歌詠而已。……又三明諸婆羅門之師中，無有一婆羅門親見彼梵天；……諸三明婆羅門，溯至七代之先師，無有一親見梵天者。……三明諸婆羅門等之所說，非成為無意義之言耶？尊，瞿曇！實然…實為無意義也。

婆悉達！彼等三明諸婆羅門等，不自知、不自見証，而教之與梵天合一之道，……我認為如是三明諸婆羅門之所說，正如盲人成列，最前者不見，中者亦不見，最後者亦不見。彼等三明諸婆羅門之所說，實是可笑、唯名無實、虛妄不真也。……是故，三明婆羅門等之「三明」，亦等於「三明沙漠」，亦同於「三明叢林」，亦如於「三明災厄」也！<sup>81</sup>

<sup>80</sup> DN, I, pp.237-248 ; DB, I, pp.303-314 ; 《南傳》6冊，252~266頁。

<sup>81</sup> “ waterless desert ”, “ pathless jungle ”, “ perdition ”---DB, I, p.314.

把婆羅門的三明比喻成沙漠、叢林、災厄，即表示「吠陀」確實不存有絲毫的哲學或社會價值。現今的婆羅門還繼續依「古仙人道」，一盲引眾盲，豈不是可悲而又可笑之事！釋尊認為，每個人不應為錯誤的傳統權威所縛，而是必須靠自己理性的判斷與抉擇。如云：<sup>82</sup>

伽藍眾！汝等勿信風說，勿信傳說，勿信臆說，勿信與藏之教之說，勿信基於尋思者，勿信基於理趣者，勿信熟慮於因相者，雖說是與審慮，忍許之見亦勿予信，雖堪能亦勿予信，雖說沙門是我等之師，亦勿予信之。<sup>83</sup>伽藍眾！若汝等只自覺——此法是不善，此法是有罪，此法是智者之所訶毀者。若將此法圓滿、執取之即能引來無與苦——則伽藍眾！汝等於時應斷。

像這樣的道理若能普及且深入民間，「婆羅門最尊、最貴」的主張，因無所依而自然地銷聲匿跡。婆羅門的種姓制度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批判。

## （二）善終與解脫但依德行

依據《梵書》的哲學，解脫輪迴的唯一方法，是行祭祀與供養婆羅門。<sup>84</sup>婆羅門的祭祀共有四種：人祭、馬祭、牛祭、羊祭。<sup>85</sup>在《相應部》裏曾記載波斯匿王設大供犧的情形。如云：

爾時，又作備辦大供犧，拘薩羅國之波斯匿王。有五百牡牛、五百牝犢、五百山羊、五百隻羊為供犧，而受縛於柱。

又有王之奴隸、僕人、男傭人，彼等亦害怕刑罰，恐怖戰抖，一面為作準備而一面哭泣流淚！<sup>86</sup>

<sup>82</sup> AN, I, p.189 ; GS, I, pp.171-2 ; 《南傳》19冊，269頁。

<sup>83</sup> 英譯：“Be not misled by report or tradition or hearsay; by proficiency in the collection, nor by mere logic or inference, nor after consideration reasons, nor after reflection on and approval of some theory, nor because it fits becoming, nor out of respect for a recluse (who holds it).”---DB, I, pp.171-2.

<sup>84</sup> WBr, XIII.7.1.13-15; SBE, vol. 44, pp.420-1 ; BRCRAI, p.25.

<sup>85</sup> BRCRAI, pp.11-14.

「祭祀爲解脫法」只是婆羅門的主張。一般人，如奴隸、僕人等，都感到此供犧是十分殘酷無情的。只因害怕刑罰，才不得已爲作準備。像這樣的祭祀是不會感大果（解脫）的。那純粹是婆羅門圖利之法！

釋尊在《婆羅門法經》中分別敘述：「往昔的婆羅門是非常崇高，無畜無財穀，善能行自制，並且努力追求真理。可是，現今的婆羅門卻詭曲狡猾，爲個人利益，故意編輯聖典，勸蔗王（*okkaka*）若想來生得大福報，應奉獻馬及人祭及無遮會，種種財寶，但施婆羅門。當時的婆羅門常勸王行宰殺，因此，了解往昔婆羅門法者，強力呵責他們」。<sup>87</sup>

祭祀乃是雅利安人的傳統習俗。爲了因應世俗，世尊善巧地從另一角度來詮釋祭祀。如說：

婆羅門！我於一切祭祀，非一向稱讚，但是婆羅門！我並非不稱讚一切祭祀。……如不殺牛、山羊、不殺羊、……如是不與劬勞相伴隨之祭祀。婆羅門！我予稱讚。所謂：常施、隨（族）祀，何以故？婆羅門！如是不與劬勞相隨伴之祭祀，阿羅漢或入阿羅漢道者，是所近趨。<sup>88</sup>

「不殺牛等諸畜牲，如斯祭祀正行者」是佛教的道德價值所在。釋尊認爲未來的美滿是決定於生前之身、口、意之業。如經云：

彼賢者，作身善行、作語善行、作意善行已，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此始爲遠大之勝利。諸比丘！此一向完全之賢者地也。<sup>89</sup>

尊者迦旃延（*Kaccana*）！首陀等離殺生、離不與取……乃至有正見者，其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我作如是思，又我就此思乃聞自阿羅漢者。……尊者迦旃延！實則如是，此等四姓平等。就此我不認爲有何等之差別。<sup>90</sup>

<sup>86</sup> SN, I, p.76 ; KS, I, pp.102-3 ; 《南傳》13冊，138~139頁 ; also F. L. Woodward, *The Minor Anthologies of Pali Canon*, Pt. II, PTS, London, 1996, p.131.

<sup>87</sup> *Sut. Nip., Culavagga*, Vs. 284~315 ; *GD*, II, pp.31-4 ; 《南傳》27冊，78~84頁。

<sup>88</sup> AN, II, p.42 ; GS, II, p.49 ; 《南傳》20冊，75頁。

<sup>89</sup> MN, III, p.178 ; MLS, III, pp.222-3 ; 《南傳》12冊，171頁。

<sup>90</sup> MN, II, p.870 ; MLS, II, pp.275-6 ; 《南傳》11冊，92~93頁。

婆羅門！當世間如是受老、病、死所導，能在其中制身、制口、制意，是死人之護、之住、之洲、之歸投處，亦是所趣處。<sup>91</sup>

反之，由惡身、口、意業，生壞命終將墮惡趣。縱使從惡趣出還生人位，當生於種種卑賤之家如旃陀羅、屠殺者等，過著缺乏飲食、窮苦的生活。<sup>92</sup>因此，只要不殺害有情之祭祀如「常施」(a long-established charity)、隨(族)祀(an oblation for the welfare of the family)，釋尊是予以稱讚。這樣的祭祀，即省錢而又不費時，所以一般老百姓是能做到的。如此，以祭司為業的婆羅門，在面臨失業的情況下，對佛教的印象並不難以想像。

### (三) 種姓平等的具體落實 —— 僧團

釋尊時代，佛教無論在宗教、哲學或社會地位，都在其他宗教之上。尤其對傳統婆羅門而言，佛教帶給他們的困擾，超過其他東方沙門集團。<sup>93</sup>這可從兩方面來說：第一，釋尊用理智的講解，讓廣大的社會人士認識到宗教的意義與價值。第二，或許是種姓平等的提倡，促使龐大僧團的組成。在當時，釋尊不但深受諸國王的尊敬，其僧團的成員大多數是貴族之人。<sup>94</sup>雖然如此，少數或下劣民族也允許加入。因為，釋尊曾說：每個種族之所以有別，是「在想起彼昔日父母之家系，乃應其各各自體之生處，付以各各之名稱」。就如緣於薪火，名薪火；緣於草之燃火，則名草火。所以，

<sup>91</sup> AN, I, p.154 ; GS, I, pp.138-9 ; 《南傳》19冊，225頁。

<sup>92</sup> MN, III, pp.163-170 ; MLS, III, pp.209-215 ; 《南傳》12冊，155~162頁。

<sup>93</sup> 佛教對婆羅門的影響遠勝於耆那教，如說：“In trac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Brahmanic activities & the part played by them in our period, which went to influence the heterodox sects, ... the cultural importance of Jainism in our period was greatly overshadowed by Buddhism. The latter created a far greater dent into the Vedic orthodoxy & also exerted a greater degree of influence in the foreigners than Jainism.”---G. P. Upadhyay, *BAI*, p.XX.  
“On the point of chaturvarna neither side was prepared to yield. Buddha was not prepared to give up his opposition to the doctrine of chaturvarna. That is the reason why Brahmanism has so much more hatred & antagonism against Buddhism than it has against Jainism.”---D.C.Ahir, 見 *BRCRAI*, p.70.

<sup>94</sup> 參見：Rhys. Davids, *Buddhist India*, p.1-16 ; M. Weber, *RI*, pp.225-7.

若自體生於首陀族，則名之爲首陀。可是，無論依何「生族」，但依如來之法與律，則是「善法之成就者」。<sup>95</sup>

低種姓一旦加入僧團，一律稱爲「沙門」。不但享有與婆羅門、刹帝利同等的待遇，更爲國王禮敬，以座招請！如《摩偷羅經》云：

大王！卿對其作如何思量耶？茲有婆羅門、毘舍、首陀、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之生活。離殺生、離不與取、離妄語，成爲一日一食者、梵行者、持善法者，卿對彼將如何耶？

尊者迦旃延！我當禮敬，起立相迎……乃至……呼彼爲沙門故。<sup>96</sup>

對於長期在不平等的社會階級生活的低種姓來說，可說是光明的復現、希望之到來。<sup>97</sup>低種姓出家而有成就者，如持戒第一的優婆離(*Upali*)、*Sunita*、*Sati*、*Nanda*等。<sup>98</sup>但是，這種反社會階級的倡導，還未能普遍地被接受。在《是第一品》中，僧團的種姓階級比率如下：<sup>99</sup>

| 種姓 \ 性別             | 比丘         | 比丘尼       |
|---------------------|------------|-----------|
| 婆羅門                 | 18 (43.9%) | 2 (15.4%) |
| 刹帝利 <i>khattiya</i> | 9 (22%)    | 4 (30.8%) |

<sup>95</sup> MN, II, pp.181-4 ; MLS, II, pp.370-1 ; 《南傳》11冊，194~197頁。又 MN, II, p.129 ; MLS, II, p.311 ; 《南傳》11冊，139頁。釋尊引「鑽木取火」喻來說明「五種出生者」皆平等。(MN, II, p.152 ; MLS, II, p.345ff ; 《南傳》11冊，163頁。)

又，「非依『生』爲婆羅門，但依行爲」(*na jacca brahmano hoti, na jacca hoti abrahmano; kammana brahmano hoti, kammana hoti abrahmano*) ---見Sut. Nip., Mahavagga, Vs. 649, 650 ; GD, II, p.73 ; 《南傳》27冊，178~179頁。

<sup>96</sup> MN, II, p.89 ; MLS, II, p.277 ; 《南傳》11冊，95頁。

<sup>97</sup> 首陀羅屬「一生族」，是不允許參與任何宗教儀式的。參見：黃懺華《印度哲學史綱》p. 6.

<sup>98</sup> 見 DB, I, p.102.

<sup>99</sup> AN, I, pp.23-25 ; GS, I, pp.16-22 ; 《南傳》19冊，30~32頁。又，SDEB, pp.199-220, 附註，詳細記載巴利聖典中，各比丘及優婆塞的社會背景。

|                    |            |           |
|--------------------|------------|-----------|
| 長者 <i>gahapati</i> | 11 (26.8%) | 7 (53.8%) |
| 低種姓                | 1 (2.44%)  |           |
| 未詳                 | 2 (4.86%)  |           |
| 總數                 | 41         | 13        |

低種姓出家的比率偏低，或許正如Max Weber所說：「當時的佛教僧團，可說是貴族的組織」。<sup>100</sup>對於佛教所給予社會的影響，學者們各有不同的見解。<sup>101</sup>不管怎樣，筆者較認同印度學者Chattopadhyaya所說：「僧團的組織，即是自由、民主、如手足之情般的組合」。<sup>102</sup>種姓平等的主張，開啓了低種姓期盼已久之解脫大門，給予了他們希望與機會。然畢竟低種姓出家、修道，對於傳統婆羅門而言，是難以被接受的！

## 六、《摩奴法典》時代之種姓分劃

### （一）時代概觀

《摩奴法典》，梵文為*Manu Smṛti*，即*Manu* 之回憶。「摩奴」是出現於《梨俱吠陀》裏的半人半神（half – divine）的創始者，即視為「人類之父」（the father of mankind）。<sup>103</sup>這部法典以他為名，純粹是藉此來表示該書的權威。<sup>104</sup>其內容主要是種姓分劃的制度化（Systematization）與規範化（Standardization）。<sup>105</sup>換言之，編輯者

<sup>100</sup> *RI*, pp.225-7.

<sup>101</sup> 多數學者認為佛教雖然反對婆羅門教義，然釋尊並未對種姓制度的發展構成任何障礙。---參見R. Fick, *SONEIBT*, p.335 ; C.Eliot, *HB*, vol. 1, p.xxii ; C. Bougle, *ECS*, p.73 ; E. Senart, *CI*, p.205 ; M. Weber, *The Religion of India*, pp.225-7 ; H. Oldenberg, *Buddha*, p.153-4.

<sup>102</sup> *Lokayata*, pp.466-7

<sup>103</sup> *Rgveda*, I.80.16, I.14.2, II.33.13 ; “ the progenitor of mankind ” ( *Taittiriya Samhita* )---見 Banerjee, *SDM*, pp.13-4 ; 《印度古代文明》p.14.

<sup>104</sup> *SDM*, pp.13-4.

<sup>105</sup> *SDM*, pt. 2, pp.38-96.

的用意是透過條約方式立定四種姓制度。也就是說，不遵守條約規定是違法的，將會面對制裁！

至於該書的編輯日期，學者間都有不同的推測。<sup>106</sup>大致上，是西元前200年至西元200年間的作品。這正是孔雀（*Maurya*）王朝末期與笈多（*Gupta*）王朝之間的著作。這段時期，有幾個重要史實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佛教在孔雀王朝時代，達到全興的局面。不僅於東方弘化，更經由上座法師向印度各方展開弘法活動，而成為世界性宗教。<sup>107</sup>由於占有政治優勢，所以傳統婆羅門的地位是僅次於佛教。再加上阿育王下令禁止一切殺害動物的祭祀，使婆羅門對佛教的敵對情緒更大。<sup>108</sup>

第二、在西元前三世紀末，傳統吠陀文化經歷了所謂「文化黑暗期」（*Kali Age*）。<sup>109</sup>傳統吠陀文化深受遠在西北印旁遮普（*Punjab*）的威脅。其影響如*Baudhayana*法典及*Mahabharata*的記載：

那裡的人民主張廢除種姓制度，如首陀羅允許用低賤的言語稱呼他人，而婆羅門則須用「先生」（*Noble Sir*）來稱呼他人。又，首陀羅稱婆羅門為“*Good Sir*”，而婆羅門必須稱他為“*Respected Sir*”，甚至任何人都可以殺害婆羅門並搶奪其財物！他們主張國王從今以後改為首陀羅及外來民族。<sup>110</sup>

從記載中，明確地表明首陀羅的不滿情緒。這種反種姓、反婆羅門的聲浪，幾乎已遍佈全印度。同時，*Bhagavatism*在西南印興起。這宗教屬*Yadava*族。這民族在

<sup>106</sup> 編輯年代的推測如下：

1、300 B.C.~200 B.C.---*SBE*, vol. 8, p.21.

2、200 B.C.~ 200 A.D.---*SBE*, vol. 25, pp.CXIV-CXVIII ; A. B. Keith,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Oxford, 1928, p.441.

3、170 B.C.~ 150 B.C.---*BRCRAI*, pp.81-2.

4、200 A.D.---*PI*, pp.259-260.

<sup>107</sup> *RI*, pp.235-244.

<sup>108</sup> 富蘭那系稱 ‘*Mauryas*’ 為 ‘*Asuras*（阿修羅）’---*BAI*, p.200. ; *Patabjali* 稱他們為 ‘*sellers of the images of the Gods*（販賣神像者）’---*Patabjali on Panini*, V.3.99.

<sup>109</sup> *Kali* : “ The last of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 of ages in which certain aspects of the social & religious life of the earlier ages are forbidden. ”---*GIRTC*, p.78.

<sup>110</sup> 內容摘譯自 *BAI*, pp.24-35。

*Mahabharata*中被視為具有不正當行為的本性。雖與吠陀文化有所差異，但似乎也能情投意合。<sup>111</sup>

第三，孔雀王朝之後的巽加(*Wuvga*)、凱瓦(*Kanvas*)、安德那(*Andhra*)，都是婆羅門帝國。這時期可視為婆羅門對非傳統系（以佛教為主）的反擊。如巽加王補沙友(*PuSyamitra*)，是佛教史上的大屠殺者。<sup>112</sup>他曾下令以一百黃金換取一個比丘的頭！《摩奴法典》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編輯而成的。若能了解當時的背景，就不難體會編輯者的動機了！

## （二）「婆羅門至上」權威之定型

經阿育王時代及「文化黑暗期」，婆羅門的尊嚴受損極大。因此，在婆羅門帝國的統治下，強調吠陀之權威，以回復婆羅門的尊嚴，是當務之急。在《摩奴》中，即充分地表露出來。這可從兩方面來談。一、約社會地位說：釋尊時代，刹帝利的地位始終在婆羅門之上。即使犯了罪，也不失其種姓之優。可是，《摩奴》時代剛好相反。如云：

須知！當一位十歲的婆羅門和一位百歲的刹帝利站在一起時，兩人就如同父子。然他們之間，婆羅門是父親，而刹帝利是兒子！<sup>113</sup>

該書也警策刹帝利對婆羅門的態度，如說：

在任何情況下，若刹帝利對婆羅門有霸道的態度，婆羅門應當約束他們。因為刹帝利是從婆羅門而「有」的。<sup>114</sup>

<sup>111</sup> 同上。

<sup>112</sup> Lamotte《印度佛教史》有詳細地文獻出處，見 *HIB*, pp.386-392.

<sup>113</sup> “ Know that a Brahmana of ten years and Kshatriya of a hundred years stand to each other in the relation of father and son; but between those two the Brahmana is the father. ”---*LM*, II.135, *SBE*, vol. 25, p.55.

<sup>114</sup> “ When the Kshatriyas become in any way overbearing towards the Brahmanas, the Brahmanas themselves shall duly restrain them ; for the Kshatriyas sprang from the Brahmanas. ”---*LM*, IX.320, *SBE*, vol. 25, p.399.



換言之，若有專橫之舉，婆羅門將予以懲罰。其理由是婆羅門「從梵王口生」，故在其他種姓之上。因此，藉著《吠陀》的權威，婆羅門對國王的態度則是：

懂法律的婆羅門對於罪犯是不必經國王的告示，便可自行處罰那些有害婆羅門的人。<sup>115</sup>

他(婆羅門)的威力是強過依靠他人的王室權力。因此，單憑自力，婆羅門可迫使敵人屈服。<sup>116</sup>

婆羅門顯然不把國王放在眼裏，甚至，當權力與地位遭受傷害時，他不但能弑君，而且也可展開大屠殺！<sup>117</sup>

對於這樣的行為，只要「專注地誦誦《梨俱》或《夜珠》(Yajur)或《三摩》(Sama)，及《奧義書》三遍，一切罪惡將得豁免」！<sup>118</sup>

其次，一切訴訟案件也可由自認博學多聞的婆羅門來承辦。如云：

當國王不能親自承辦訴訟案件時，他即委任博學的婆羅門來執行。<sup>119</sup>

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其他優惠，如豁免某些罪犯<sup>120</sup>、免納稅等<sup>121</sup>，婆羅門的社會地位已明顯地在其他種姓之上。

<sup>115</sup> “ A brahmana who knows the law need not bring any (offence) to the notice of the king ; by his own power alone he can punish those men who injure him. ”---LM, XI.31, SBE, vol. 25, p.436.

<sup>116</sup> “ His own power is greater than the power of the king ; the Brahmana, therefore, may punish his foes by his own power alone. ”---LM, XI.32, 同上。

<sup>117</sup> “ Twice-born men may take up arms when (they are) hindered (in the fulfilment of) their duties, when destruction (threatens) the twice-born castes (varna) in (evil) times. In their own defence, in a strife for the fees of officiating priests, and in order to protect women and Brahmanas ; he who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kills in the cause of right, commits no sin. ”---LM, VIII.348-9, SBE, vol. 25, pp.314-5.

<sup>118</sup> “ He, who with a concentrated mind, thrice recites the *Riksamhita*, or (that of the) Yajur-veda, or (that of the) Sama-veda together with the secret (texts, the Upanishads), is completely freed from all sins. ”---LM, XI.263, SBE, vol. 25, p.482.

<sup>119</sup> “ But if the king does not personally investigate the suits, then let him appoint a learned Brahmana to try them. ”---LM, VIII.9, SBE, vol. 25, p.254.

二、就宗教層面說：自《梨俱》以來，祭祀乃是雅利安人的傳統風俗。對於主持祭祀的人，是必須給以供養（*daksina*），否則，無供養的祭祀是不如法的。<sup>122</sup>至於其內容，是以金錢或牛、羊為主；<sup>123</sup>甚至，也有將自己所有財產作為供養的例子。<sup>124</sup>可是，《摩奴》時代的婆羅門，以「婆羅門從梵天口生」的口號，規定唯獨他們可為別人主辦祭祀。<sup>125</sup>不但如此，供養的內容還包括女人！無論已婚或未婚，婆羅門都將她們視為情婦。<sup>126</sup>為了鞏固其地位，更條約規定「婆羅門無論博學與否，都是神聖的」！此刻的婆羅門與「往昔之事實——婆羅門是『除掉惡不善法』之意」及《奧義書》中「具梵天之智者，名婆羅門」，顯然大有差異。<sup>127</sup>「婆羅門至上」已成為不可動搖之權威。

### （三）壓制首陀羅之條規

<sup>120</sup> *LM*, VIII.123-4; 358; 379-380; IX.189; *SBE*, vol. 25, pp.275-6; p.316; p.320; p.369.

<sup>121</sup> *LM*, VII.133, *SBE*, vol. 25, p.237.

<sup>122</sup> “ If he offer an additional oblation, let him give a sacrificial fee (to the priests) ; for no oblation, they say, should be without a *dakshina* ; .....”---*WBr*, XI.1.3.7, *SBE*, vol. 44, p.7.

<sup>123</sup> *WBr*, IV.5.8.1-16 ; IV.6.1.15, *SBE*, vol. 26, pp.414-418; p.426.

<sup>124</sup> “ Should he be unable (to press Soma) for a year, he should perform the *Visvagit Atiratra* with all the *Prishthas*, and at that (sacrifice) he should give away all his property ; for the *Visvagit* (all-conquering) *Atiratra* with all the *Prishthas* means everything, and all one’s property means everything, and the one hundred and one-fold (altar) means everything : by means of everything he thus gains everything. ”---*WBr*, X.2.5.16, *SBE*, vol. 43, p.321.

<sup>125</sup> “ Teaching, studying, sacrificing for himself, sacrificing for others, making gifts and receiving them are the six acts (prescribed) for a *Brahmana*. ...(Passing) from the *Brahmana* to the *Kshatriya*, three acts (incumbent on the former) are forbidden, (viz.) teaching, sacrificing for others, and, thirdly, the acceptance of gifts. The same are likewise forbidden to a *Vaisya*, that is a settled rule ; for *Manu*, the lord of creatures (*Pragapati*), has not prescribed them for (men of) those two (castes). ”---*LM*, X.74-78, *SBE*, vol. 25, p.419.

<sup>126</sup> “ *Manu* had given the Brahmin the right to *dana*, gift. The *dana* was always intended to be money or chattel. But in course of time, the concept of *dana* was expanded so as to include the gift of woman which a Brahmin could keep as his mistress or who could be released by the Brahmin on commutation of money payment. ”---*BRCRAI*, pp.144-5.

<sup>127</sup> 見第四章，第二節；第五章，第二節；*Br. Up.*, III.5.1., *SBE*, vol. 15, pp.129-130.

傳統婆羅門經過「文化黑暗期」後，爲了防範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所以藉著條約規定來制止及規範首陀羅。如《摩奴·X·96》記載：

凡低種姓者，因貪婪而從事貴種姓行業，國王應剝奪其財物並驅逐出境。<sup>128</sup>

只因從事所謂夢寐以求的工作而遭受如此的懲罰，實在難以想像。

又，低種姓者若蓄意地自稱「貴生族」，此舉如同弑婆羅門，是件十惡不赦的罪行。<sup>129</sup>除此之外，對於首陀羅所犯的過失，其處罰總是比「上種姓」來得嚴厲。例如誹謗他人罪：刹帝利誹謗婆羅門，罰一百錢；吠舍誹謗婆羅門，則罰一百五十或兩百。然，若首陀羅誹謗婆羅門，則應受體罰！<sup>130</sup>假如，他以惡言辱罵「再生族」（婆羅門、刹帝利、吠舍）的話，他的舌頭將被砍斷！<sup>131</sup>

另外，對於通奸的行爲，其他種姓只罰款便了事，而首陀羅可能被判死刑！<sup>132</sup>像這類不平等的懲罰，該書彼彼皆是。婆羅門爲了保障這些條規，所以要求國王必須嚴格執行。如說：

（國王）應下令吠舍從商……首陀羅則服從「再生族」。<sup>133</sup>

爲了達到目的，狡猾的婆羅門，奉承、讚歎國王一番，如云：

<sup>128</sup> “ A man of low caste who through covetousness lives by the occupations of a higher one, the king shall deprive of his property and banish. ”---SBE, vol. 25, p.423.

<sup>129</sup> “ Falsely attributing to oneself high birth, giving information to the king (regarding a crime) , and falsely accusing one’s teacher, (are offences) equal to slaying a Brahmana. ”---LM, XI.56, SBE, vol. 25, p.441.

<sup>130</sup> “ A Kshatriya, having defamed a Brahmana, shall be fined one hundred (panas) ; a Vaisya one hundred and fifty or two hundred ; a Sudra shall suffer corporal punishment. ”---LM, VIII.267, SBE, vol. 25, p.301.

<sup>131</sup> “ A once-born man (a Sudra) , who insults a twice-born man with gross invective, shall have his tongue cut out ; for he is of low origin. ”---LM, VIII.270, 同上 p.301-2.

<sup>132</sup> LM, VIII.374-378, 同上 pp.319-320.

<sup>133</sup> “ (The king) should order a Vaisya to trade, to lend money, to cultivate the land, or to tend cattle, and a Sudra to serve the twice-born castes. ”---LM, VIII.410, 同上 p.325.

由於防範種姓的混淆及保護弱者，所以國王的勢力漸增。此世成功乃至未來。<sup>134</sup>

總之，婆羅門對首陀羅的種種施壓，無非是不令他們有自我提昇的機會，從而永遠處於社會下階層。婆羅門之用心，可見一斑！

## 七、結 論

在人類文明史上，社會階級制度可說是極自然且必要的。社會的正常運作，是由不同的職業、司法、宗教等，合和而達成的。所以，很自然地形成所謂的社會階級制度。可是，若從人性的立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往往有著高、低；貴、賤之別。因此，種姓分劃乃是社會階級之一，並不限於任何區域或民族。

印度種姓分劃的發展，逐漸以婆羅門的四種姓制度為根本，其原因並非偶然。由於該制度的劃分極為不平等，所以，也成為印度文化的特色之一。

婆羅門的種姓制度，主要是「婆羅門之上」的強調。他們自認為是「從梵天口生」，故優勝於其他種姓。從種姓分劃的發展，不難窺見他們不時地為此而努力。

早期種姓的分劃，僅是雅利安人把被侵占的原住民視為下劣民族，而自認為貴族。當時，由於原住民的皮膚較黑，所以分劃純粹以「膚色」(*varna*)為所依。這正是「種姓」的原意——*varna*(顏色)。然，隨著雅利安族逐漸地定居恆河流域，他們開始放棄固有的行業(牧牛)，而從事農業的活動。這時，種姓分劃便從「膚色」而轉向於「職業」。

在晚期《吠陀》時代，他們藉著政治(王權)與宗教(吠陀權威)的手段，強調自身的地位，並享有各種特權。由於不滿傳統婆羅門的行為，所以新興宗教與學說，紛紛孕育而起。像婆羅門所堅持的「從梵天口生」的權威，正面對重大的考驗。尤其是佛教的反傳統聲浪，更令他們深感頭痛與反感。釋尊從理智與德行的立場，否定「吠陀」的權威。換言之，「婆羅門至上、最尊」的主張，便失去了根本。再加上釋尊在當時深受諸王的愛戴及僧團龐大的影響力，傳統婆羅門可說是「元氣大傷」。

---

<sup>134</sup> “ By taking his due, by preventing the confusion of the castes (*varna*), and by protecting the weak, the power of the king grows, and he prospers in this (world) and after death. ”---LM, VIII.172, 同上 p.285.

另外，他們也經歷了一段「文化黑暗期」(Kali Age)，所以能意識到低種姓反彈的力量。隨著婆羅門帝國的到來，可說是「秋後算帳」的大好機會。從《摩奴法典》的編輯，不難發現婆羅門長期努力的結果。這時期，他們的地位已在國王之上，甚至爲了保障自身(婆羅門)的尊嚴，也不惜弑君或展開大屠殺。對於低種姓如首陀羅，更加以強壓制止，令他們永遠處於社會下層。這種種不平等待遇，婆羅門都一一條約規定，並以「摩奴(雅利安人之創始者)之說」、「摩奴之回憶 (*Smṛti*)」，來表示該法典的權威。同時，也指示國王務必嚴厲執行與督導相關條約。往昔的婆羅門，如巴利聖典《婆羅門法經》所說：「無畜無財穀，善能行自制；讀誦是財穀，守護梵庫藏；彼等生世間，世人皆得樂」，已成歷史。現今的婆羅門，乃是一群詭曲狡猾，只爲個人利益的祭司者。他們欺詐的行爲，從種姓分劃的發展中，歷歷可見！

## 略 語 表

|      |                                 |
|------|---------------------------------|
| 《南傳》 | 漢譯《南傳大藏經》                       |
| AN   | <i>Aṅguttara-nikaya</i> (《增支部》) |
| AV   | <i>Atharva-veda</i> (《阿他婆吠陀》)   |

|         |                                                                                                     |
|---------|-----------------------------------------------------------------------------------------------------|
| BAI     | G. P. Upadhyay, <i>Brahmanas in Ancient India</i>                                                   |
| BOD     | <i>The book of the Discipline</i> (英譯：《律藏》)                                                         |
| Br. Up. | <i>Brhadaranyaka Upanisad</i>                                                                       |
| BRCRAI  | D. C. Ahir, Dr. B. R. Ambedkar <i>Buddhist Revolution &amp; Counter-Revolution in Ancient India</i> |
| CI      | E. Senart, <i>Caste in India</i>                                                                    |
| DB      | <i>Dialogues of Buddha</i> (英譯：《長部》)                                                                |
| DN      | <i>Digha-Nikaya</i> (《長部》)                                                                          |
| ECS     | Celestin Bougle, <i>Essays on the Caste System</i>                                                  |
| GD      | <i>The Group of Discourses II</i> (英譯：《經集·二》)                                                       |
| GIRTG   | N. N. Bhattacharyya, <i>A Glossary of Indian Religious Terms &amp; Concepts</i>                     |
| GS      | <i>Gradual Sayings</i> (英譯：《增支部》)                                                                   |
| HAI     | R. S. Tripathi, <i>History of Ancient India</i>                                                     |
| HB      | Charles Eliot, <i>Hinduism and Buddhism</i>                                                         |
| HIB     | E. Lamotte, <i>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i>                                                       |
| HMCC    | Abbe.J.A. Dubois, <i>Hindu Manners, Customs &amp; Ceremonies</i>                                    |
| Jat     | <i>Jataka</i> (英譯：《本生經》)                                                                            |
| KS      | <i>Kindred Sayings</i> (英譯：《相應部》)                                                                   |
| LM      | <i>The Laws of Manu (Manu Smṛti)</i> (英譯：《摩奴法典》)                                                    |
| MLS     | <i>Middle Length Sayings</i> (英譯：《中部》)                                                              |
| MN      | <i>Majjhima-nikaya</i> (《中部》)                                                                       |
| PI      | H. Risley, <i>The People of India</i>                                                               |
| PTS     | <i>Pali Text Society</i>                                                                            |
| RI      | E. W. Hopkins, <i>The Religions of India</i>                                                        |
| RV      | <i>Rg-veda</i> (《梨俱吠陀》)                                                                             |
| SBE     | <i>Sacred Books of the East</i>                                                                     |
| SDEB    | U. Chakravarti, <i>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Early Buddhism</i>                                      |

|           |                                                                                     |
|-----------|-------------------------------------------------------------------------------------|
| SDM       | N. V. Banerjee, <i>Studies in the Dharmawastra of Manu</i>                          |
| SN        | <i>Sajyutta-nikaya</i> (《相應部》)                                                      |
| SONEIBT   | R. Fick, <i>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North-East India in Buddha's Time</i>        |
| Sut. Nip. | <i>Sutta Nipata</i> (《經集》)                                                          |
| WBr       | <i>Watapatha Brahmana</i>                                                           |
| VA        | R. C. Majumdar, <i>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The Vedic Age —</i> |
| Vin       | <i>Vinaya Pitaka</i> (《律藏》)                                                         |
| VINS      | M. Keith, <i>Vedic Index of Names And Subjects</i>                                  |

## 【參考書目】

### 一、原典 (Original Sources)

#### (一) 中文

《律藏》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2 冊，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市，民80。

《長部》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6~8 冊，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市，民83~84。

《中部》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9~12 冊，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市，民82。

《相應部》漢譯《南傳大藏經》第13 冊，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市，民82。

《增支部》漢譯《南傳大藏經》第13 冊，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市，民83。

《經集部》漢譯《南傳大藏經》第27 冊，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市，民84。

## （二）巴利文

*Digha-nikaya* Vol. 1~3, ed. Rhys Davids & Carpenter, PTS, London, 1890~1975.

*Majjhima-nikaya* Vol. 1~4, ed. V. Trenckner & Robert Chalmers, PTS, London,  
1974~1979.

*Sajyutta-nikaya* Vol. 1, ed. Feer, PTS, London, 1973.

*Avaguttara-nikaya* Vol. 1~3, ed. Richard Morris & revised by A.K. Warder, PTS, London,  
1961~1976.

## （三）英文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Vol. 1~3, tr. Rhys Davids, PTS, London, 1977.

*The Collection of The Middle Length Sayings* Vol. 1~3, tr. I.B. Horner, PTS, London  
1975~1977.

*The Book of The Kindred Sayings* Vol. 1, tr. Rhys Davids, PTS, London, 1979.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s* Vol. 1~3, tr. F.L. Woodward, PTS, London,  
1979~1995.

*The Group of Discourses* Vol. 2, tr. K.R. Norman, PTS, London, 1995.

*The Minor Anthologies of Pali Canon Part II*, F.L. Woodward, PTS, London, 1996.

*The Book of The Discipline* Vol. 2, tr. I.B. Horner, PTS, London, 1982.

*Hymns of The Atharvaveda* , tr. Maurice Bloomfield, SBE, Vol. 42,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92.

*Watapatha Brahmana* , tr. Julius Eggeling, SBE, Vol. 12, 26, 41, 43, 44,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88~1996.

*Brhadaranyaka Upanisad* , tr. F. Max Muller, SBE, Vol. 15,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95.

*The Laws of The Manu* , tr. G. Buhler, SBE, Vol. 25,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993.



## 二、近代著作 (Modern Works Cited)

### (一) 中文

李志夫 著

--- · 1995 《印度思想文化史》— 從傳統到現代— (東大發行, 台北, 初版)

林太 譯

--- · 1994 《印度古代文明》(淑馨出版社, 台北, 初版)

方之 譯

--- · 1995 《印度宗教與民俗》上、下冊(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高雄, 初版)

黃懋華 著

--- · 1975 《印度哲學史綱》(真善美出版社, 台北, 再版)

### (二) 英文

Ahir, D. C.

---.1996 *Dr. B.R. Ambedkar Buddhist Revolution & Counter-Revolution in Ancient India*,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Delhi.

Banerjee, N. V.

---.1980 *Studies in the Dharmawashtra of Manu*,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New Delhi.

Bougle, Celestin

---1971 *Essays on the Caste 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Chattopadhyaya, D. P.

---.1973 *Lokayat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Delhi.

Chakravarti, Uma

- .1996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Early Buddhism*,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New Delhi.

Dubois, A. J. A.

- .1992      *Hindu Manner, Customs & ceremonies*,  
Rupa & Co., Calcutta.

Davids, T. W. R.

- 1987      *Buddhist India*, London;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Eliot, Charles

- 1957      *Hinduism and Buddhis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Fick, R.

- 1920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North-East India in Buddha's Time*,  
University of Calcutta, Calcutta.

Oldenberg, H.

- 1971      *Buddha: His Life, His Doctrine, His Order*,  
Indological Book House, Varanasi.

Hopkins, E. W.

- .1977      *The Religions of India*,  
Munshiram Manoharlal, New Delhi.

Lamotte, E.

- .1958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Peeters Press, Louvain, 1976(reprinted).

Majumdar, R. C.

---.1996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the Vedic Age*,  
Bharatiya Vidya Bhavan, Mumbai.

Risley, Herbert

---.1991 *The People of India*,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New Delhi.

Senart, E.

---1930 *Caste in India*,  
Methuen, London.

Tripathi, R. S.

---.1992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Upadhyay, G. P.

---.1979 *Brahmanas in Ancient India—A Study in the Role of the Brahmana Class from c.200 BC  
to c.AD 500*,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New Delhi.

Weber, M.

---1960 *The Religion of India*,  
The Free Press, Glencoe.

### 三、工具書（辭典）

荻原雲來編纂

---・S62 《梵和大辭典》（漢譯對照）（東京，講談社，第三刷發行）

雲井昭善著

---・1997 《パ-リ語佛教辭典》（東京，山喜房，初版）

Williams, M. M.

---.1899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Reprinted).

Keith, Macdonell

---.1995 *Vedic Index of Names And Subjects Vols. I~II*,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Bhattacharyya, N. N.

---.1990 *A Glossary of Indian Religious Terms & Concepts*,  
Manohar, New Delhi.